

工农兵创作丛书

英雄的渔民

王再全著



新文艺出版社

工农兵创作丛书(9)

英雄的渔民

王再全著

新文艺出版社

• 1958 •

工农兵创作丛书(9)

英雄的渔民

王再全 著

*

新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011号

上海华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经售

*

书号 1828

开本 787×1092 稿 1/36 印张 1 1/2 字数 29,000

1958年9月第1版

195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0 定价 0.12元

目 次

英雄的漁民.....	1
在島上.....	11
海燕追朝陽.....	27
后記.....	49

英雄的漁民

是这样一个人：黑紅臉，濃眉毛，四十來歲，中等個子，下巴里又粗又黑的胡須中間有粒黑痣。我要你找的就是这样一个漁民，因为他救了我們一班人。

我曉得，不告訴你一清二楚，你是無法幫我忙的。好，就對你說吧！那是一九五〇年的三月初，有天我們偵察班奉命去海上偵察，完成任務歸航時，不巧碰上了蔣軍飛機，蔣機朝我們的船掃射，經過我們猛烈的反擊，蔣機在高空嗡嗡亂叫一陣後溜走了。可是我們犧牲了一個同志，挂彩了兩個，船老大又負了重傷，船的桅杆被打斷了，在海浪里團團轉。班里同志全是江北人，不熟水性，這時，沒挂彩的也都暈船暈得動彈不得了。我們怎麼回去呢！我是班長，我真急死了。海，無邊無際的，四周都望不到一隻船的影子，同志們七倒八歪的躺在船上，我們的小船無目的地在晃蕩，漂流。雖然用望遠鏡可以看到西面遙遠的天邊有一塊青青的大地，那就是我們親愛的戰友們住著的地方，他們正在眼巴巴的等著我們回去。我用這個鼓舞同志們，大家使出了最大的氣力支持起來，有的同志一邊嘔吐一邊划，腿上負傷的用手來划，上身負傷

的用脚来帮着划，我們坚持了两个小时，而我們的駐地还不見得近了多少。流了血的、嘔吐了的战友們又一个接一个的躺下了。我自己也渾身沒有一点勁。我想：如果碰不到我軍再出来偵察的船，这次任务是沒法完成了。

不曉得什么时候海上出現了一只帆船，它似乎在朝我們的方向駛来。我們使出所有的气力向它呼喊，同时我們也准备好了，要是敌人，我們就在向祖国永別前換它个够本。船靠近我們了，船上只有一个漁民和一个十五六岁的姑娘。当他們发现我們帶有武器时就往回搖，我忙向他們解釋：“老乡，我們是解放軍，是人民解放軍哪！”

解放軍？他們迟疑了一下，又靠近了我們。就是我一开头就向你介紹过他的模样的那个漁民，不声不响的就把他們已經捕到的一船魚往海里抛，讓我們上了他的船。两三个小时，船回到了駐地，我真說不出用什么来感激这个不相識的漁民呀，可是他們搭好跳板，把我們負伤的同志背上岸之后，他竟想拆掉跳板馬上就回去了。我們激动地拉住他，請求他到我們的住处去一趟，頂頂起碼，我們总要給他一些錢，补偿他为了救我們而丢下海去的那么多魚呀！但是他搖搖頭拒絕了。我立即把全班同志身上所有的人民币集中起来交給他，他又搖頭拒絕了。他手指指海那边，說了几句什么，我当时还听不大懂本地話，但从他面部表情，猜測出他的意思是說：“那边住着国民党，

漁民苦死了，希望早点解放！”他就这样走了，我悔恨当时連他的住址和名字也沒有問，只記得他船头上写着“××島俞长德”几个字。

后来我就到了朝鮮。虽然四、五个年头过去了，但時間能使我忘掉这样的人嗎？过去我已托过好几个同志都沒有找到他，你帮帮我吧。几年来，我在朝鮮立了两次小功，你知道我是沒有家的人，請把我的无处投寄的立功喜报交給他們作个紀念吧！

好战友，你一定要帮我忙，虽然这件事象海底撈針一样困难。……

当我的战友一知道我已調到××島工作，就給我写了这封信。我深深地感动了。我迫不及待地想見見这两位可敬的漁民。傍晚，我常到海濱去，望着一个个归来的漁民，希望能找到他。但是，一个黑紅的臉，四十来岁的漁民在这島上有多少啊！我問过許多人，回答都是不知道。海面上有許多徐徐随风漂移的白帆，只只都是漁民的船，可是他在哪兒？

有一天，我在碼头上和一个海軍战士談起这件事，他听了十分感动地說：“那个漁民可能早就忘了这件事了，哪兒去找啊？难啊，这样的事情在这里很多。”他情不自禁地向我講了这么一个故事：

离这里不远，住着一个漁民王德順和他的女兒阿英，

一九五二年，有一天，他們海上捕魚回來，經過一個沒人住的小島邊，被三個漁民打扮的人攔住了，說他們的漁船壞了，要求把他們帶到某島來。當時王德順就有点懷疑：“這幾天并沒刮過台風呀！莫非是……”他一看他們的漁網似乎是干的，船里裝着的大都是已經不會動彈的死魚，心里更懷疑。

“給我多少錢？”王德順直截了當的討起價錢來。

有個長馬臉的見王德順似有允意，立即拿出一大迭鈔票：“只要肯幫忙，錢好辦，好辦！”

“多少？”王德順沒有馬上去拿。

“五十元！”

“不行，這點錢我不帶！”

長馬臉的馬上又去摸腰包，連連哈腰說：“好好，再加你五十元，千萬要幫幫忙”。

敵人狡猾但又愚蠢，他們還以為我們的漁民是用金錢可收買得了的呢！這下對王德順一点也不懷疑了。這時，阿英也看出來了，她對爹說：“帶他們走吧！”

這樣，那三個人就上了船，他們只帶來一個包袱，不大，但沉甸甸的似乎很重，放在船板上發出敲擊般的声响。回航的時候，王德順注意到這三個人老是東張西望的，碰到對面來船或解放軍的巡邏艇時，就都背轉身。他們屁股後都有塊硬硬的、稍微凸出的東西。問題是更明顯了，難道能真的帶他們到島上害人去？可是怎麼抓這三個

坏蛋呢？上岸后再抓势必要伤人，因为他们有武器，现在抓又拚不过他们。王德顺望望女儿，阿英也正在着急的望着他，突然有一个主意钻进王德顺的脑子来，他考虑了很久，决定这样做。

王德顺把船停下，走到三个滴溜溜地望着他的特务身边，轻声说：

“兄弟，我们来想个办法吧，解放军查得很紧，你们带了这些东西是不要想进去的。”

三个特务吓呆了，难道真的被这个老实的渔民看出来来了？那个长马脸的威吓道：“你胡赖好人，好，我们同你到法院去！”

王德顺不慌不忙的，象是受了委屈地搔搔头说：“兄弟，你们还要骗我做啥呢？你们给我这么多钱，我全是为的你们好，我早晓得你们是这种人，我就不带你们来了，可是事到如今还有什么办法！要是真的被查出来，我们爹儿也只好跟你们去劳动改造了……唉，今天真倒霉！”说着就慢吞吞的走去开船了。

特务们见他这样恳切，信以为真，就说：“事到如今我们就商量商量吧！”阿英说：“最好把短枪放在篮子里，上面放上鱼，把那东西放在渔网里，我们拿到家后再交还你们。”特务不放心，坚持要自己拿，王德顺说：“也好，不过你们要小心。”

“当然，当然。”那长马脸的又拿出一迭钞票给王德

順。

一切都进行得很順利。

王德順今天真高兴啊，抓到滿仓魚，又抓到了三个水怪，真是滿載而归！他望望女兒，阿英也笑咪咪的。

那长馬臉的望了他們爹兒一陣，突然說：

“如今島上的生活很好吧？”

“那当然……”兴奋沒捺住王德順嘴上的微笑，虽然他馬上意識到这是在什么人跟前說話，可是迟了，这一笑种下了乱子的根。

那长馬臉的向其他两个一挤眼，一把抓出枪来，对准了王德順和阿英：

“跳下海去！不然我就給你們吃花生米！”

王德順放下櫓，半挺挺的站在船尾上。沒有恐懼，也沒說話，他只用眼睛向女兒示意：如果只能下最后一步棋，就把船翻掉。阿英把头一側，象是回答父亲：远远近近都是解放軍的炮艇和我們的漁船，水怪不敢……

水怪的确不敢开枪，长馬臉的端着枪指使那两个特务猛扑过来。可是王德順只熟練的一閃，那个猛冲上来的特务跌在船沿上，王德順使勁拖起水怪的双腿，象丢出一块廢鉄一样把特务翻入海里，回头一看，阿英和另一个特务扭打在船沿上。王德順一步向端枪的馬臉特务跳过去，随着短促的两声枪声，随着漁船剧烈晃蕩，阿英和王德順只喊了声“抓特务啊！”就和那两个特务一起滾下大

海，这时，前面有一艘解放軍的炮艇正以最快的速度向漁船駛來……

后来，当我们有的同志到医院里去慰问这两个英雄的漁民时，你猜他们父女異口同声的说什么哪！他们说：“是解放軍把我们从海上救起来的呀。”可是他们即使負伤，滚在海里，也扭住那两个特务不放，王德順还咬下了长馬臉特务的一只耳朵，却从来也不对人說。……

我又被这个新的故事所激动了，我們有多么勇敢机智的漁民啊。由于一种內心的感謝和真誠的敬意，我又急于想見这两个英勇的漁民；并且，我打算通过他們来打听一下我的战友要找的那个漁民。我知道，英雄交的朋友常常是英雄，說不定他会知道那个人。我邀請海軍战士說：“我們去他家看看行不行？”水兵指給我路：“他就住在那边，我們常見面，不是我在这里有点事情，我可以陪你去。”

在两間小屋前面，我怀着敬意，仔細的端詳了一番屋前的小菜园和打扫得很清潔的小院子，正打算进屋去問，一个漁家姑娘出来了：

“同志，認不得路了嗎？我告訴你！”

这个扎两个小辮，有一对和善的大眼睛的姑娘，就是那个阿英嗎？

“找王德順？就是我爹，他到漁业生产合作社去了，就

来，你找他有什么事？”

我簡單的說明了來意。

姑娘說：“哦，這個啊，來，請進去坐坐再說。”

坐下不久，王德順就喜匆匆的跑了進來，滿臉笑容的向女兒報告一個好消息：“我們社里有兩艘機帆船了！”他突然發現我這個穿軍裝的陌生人坐在屋裡，用眼睛在問阿英，我一下子說不出應該怎樣對他們表示敬意，只好直接說出我來找他的主要目的：

“我想向你查問一個漁民。”

“哎哎，”他遞給我一支煙：“這地方的漁民差不多我都認識。”

於是，我開始講戰友信上告訴我的那個故事……。

我注意到，王德順已近五十歲，也是壯實的中等個子，一個黑紅的臉的人，在我講着的時候，他似乎很驚奇，後來連阿英也停下家務站在爹身邊來聽我的故事了。到最後，我故意把聲調拖得長一些，便於他思考：

“他沒有說自己的名字，那個同志只記得他船上寫着的‘××島俞長德’，你認識這個人嗎？”

“爹，那不是……”阿英驚奇地叫了一聲。

王德順用手阻止了一下，不讓阿英講下去，他說：“真是，這樣一件事到現在還記着。忘掉它算了吧！”他爽朗的哈哈大笑開了。“難道就是他？”我摸不着頭腦了：“可是他又不姓俞呀！”

阿英向我要了我那战友的照片，他們爹兒倆仔細的端詳着：“有点象，有点象！”于是他們告訴我：那兩人就是他們爹兒倆。俞長德是解放前的漁業主，那次他們乘的是過去俞長德的船。我趁他們不在意的時候，上去仔細的瞅了瞅王德順的臉，真的，在他又粗又黑的胡須中間有粒黑痣。

你說巧不巧，我竟一点也不費勁的找到這個英雄了。我使勁的握住他又粗又大的手。

兩張喜報掏出來，我快樂的說：

“我代表同志們感謝你！”

誰知道，王德順可不同意我的說法，他說：“今天我們組織了漁業生產合作社，海軍天天給我們護船護航，我們社里還有了機帆船捕魚，這都是解放前想也不敢想的事。一江山、大陳島解放後，今年我們捕的黃魚真是少有的大豐收，你說要感謝誰？”

接着他爽朗的笑着，阿英也幫她爸說：“真的！真的！”

我要說的故事就要完了。當我要寫這篇短文的最後幾句話的時候，朋友，我衷心的希望你們，當你們在節日或者當你想起由於海防戰士的保衛而使你們生活得很幸福，因而想給海防戰士寫信道道知心話的時候，朋友，你們千萬不要忘記也給我們島上英勇的漁民們捎信問好，並且感謝他們，是他們不僅為你們捕獲大量鮮美可口的多種魚兒，也是他們和戰士們一起，英勇的保衛着我們偉

大的祖国并且屡屡向战士们保证：“要船有船，要人有人”，“不解放台湾决不休止”。朋友，你不感到他们也和海防战士一样可敬可爱吗？

1956. 5. 3.

在 島 上

“英雄的漁民”續篇

如果你感到生活在幸福中
年輕的朋友
請給英勇的漁民捎去感激的信

綠色的波浪，在晨光中滾動；海，在笑呢！

火球似的太陽一滾出海面，海上立即現出紅的、綠的、紫的一片色彩；和風徐徐地驅散着輕霧。碼頭上的人們忙碌着，他們要出海了，扇扇帆兒已經撐起了。不知是誰帶的頭，送行的人羣中響起了姑娘們清脆動听的歌聲：

紅酒紅酒紅澄澄，
舉杯歡送出海的人。

.....

第三杯酒敬民兵呵，
出海捕魚又抓水怪，
浪滔滔的海上顯本領。

.....

我在忙碌着的、笑盈盈的人羣中，尋找民兵隊長李大榮和老將王德順，誰知道他們早已下船，在排頭的那艘帆船，擺弄着隨身帶上船的武器。我好不容易擠上這艘船，跨進船艙，只見美麗的阿英姑娘淘氣地推着只顧擦槍的李大榮，把一件單衣披在他黑黝黝的肩膀上：

“穿上，出海會冷的！”

她顯然還想說些什麼，見我走過來，忙把另一件衣服交給王德順，說聲：“爹，我走啦！”怪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出艙去了。

最近，蔣軍好幾次在海上搶劫漁船；對這情況，李大榮却若無其事似的。我拍了拍他的肩膀，鄭重地說：

“要小心啊！”

“有這些，不怕。”李大榮拍拍帶着的槍和手榴彈。

王德順轉過身來，既風趣又自信地說：“魚，要捕，送來水怪，也跑不了！”

有這位老英雄社長和年青勇敢的民兵隊長帶領出海，人們是放心的，但最後我還是囑咐了一句：

“遇急，別忘了向海軍發信號！”

“嗯。”

我回岸上不久，六艘漁船便揚帆出發了。

誰會想得到啊！第二天傳來惡訊：漁船，果然遇到了敵人的襲擊。

家屬們聚集在碼頭上，望穿海洋也只見連天的波浪。

倔强的島上人实在气极恨极。有的妇女輕蔑地指一下海的那边，捶一下拳头，罵着残余匪軍：

“只会欺侮漁民，一碰到解放軍就逃得无影无踪。”

“該杀千刀的孬种！”

阿英真是個坚强的好姑娘。她象一只矯健的海鷗，迅速地接上了父亲和李大荣的职务，从早到晚都在跑来跑去的忙着各种工作。有时在海堤上碰到我，她总是斬釘截鉄地說：“島上人是吓不倒的！”在平时頂要好的女伴和年青媳婦們面前，她有时虽然也会望着海洋痛苦地沉默片刻，但不久，她总是用钟声一样沉着而坚强的声調鼓励个别又恨又急、忍不住淌出泪珠的女友：

“哭，沒用的，要把仇恨記在心里！”

我和几位区乡干部，焦急地、在海堤上踱来踱去；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心中那样的坚信着：有王德順和李大荣那么頑强的人帶領，他們一定是安全的，一定能滿載归来的！

半年前，上級分配我担任組織民兵的工作。我来大灣村的那天，首长向我介紹了民兵队长李大荣的故事。

“举那么一个例子，”首长說，“一天，李大荣帶領的那艘船碰到了蔣軍的炮艇，狗日的拚命向他們追求，你道他怎么办？他命令舵手来了个九十度的大轉弯。原来他早就看清了左边海面上的浪花特別小，一陣又一陣的飄出